

1-1-2008

「華語語系」與香港文學的一點觀察 = An observation on
Sinophone and Hong Kong literature

Kwai Cheung LO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jmlc>

Recommended Citation

羅貴祥 (2008)。「華語語系」與香港文學的一點觀察 = An observation on Sinophone and Hong Kong literature。《現代中文文學學報》，8.2&9.1，19-20。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Cent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人文學科研究中心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現代中文文學學報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附：「華語語系」與香港文學的一點觀察

An Observation on Sinophone and Hong Kong Literature

羅貴祥
LO Kwai-cheung

香港浸會大學英國語言文學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 Literatur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若果我們將sinophone翻譯成中文，應該是「華語語系」。這樣的翻譯卻令這個觀念喪失了它的獨特性，也許在英語的語境裏，才能突顯它的理念。可以非常肯定地說，這個「華語語系」的概念值得中文文學研究者關注。我認為，每個新的理論都會在被接收的過程中經過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大家漠視這個新理論，如同它不曾存在。若果它不存在，那它的新穎性便不會帶來任何威脅。第二個階段：在一段時間後，大家以批判的態度接受它，或者否定它。經過一些論爭，可能是若干年後，理論慢慢被接受，甚至被系統化。這個時候，所有人都成為這個理論的代言人，甚至是原創者。理論最終被接納，變得流行及世俗化，其新穎性繼而消失。

我想，「華語語系」的理論在美國可能正處於第二階段，在中國則仍處於第一階段。為了打破這個惡性循環，我嘗試不那麼批判性地看它，嘗試先接受它，姑且看看結果如何。很多評論家形容及提倡多樣及混合的「中國性」，嘗試挑戰龐大的「中國」身份或掌握霸權地位的「中國性」。我理解的「華語語系」理論與這些評論家所提倡的並不相同。例如，我們多年前已聽聞「文化中國」的概念，認為中國大陸及其他以中國人組成的社會，他們的中心地位將會瓦解。相反在邊緣的流散華人族群，將會奠定中國下世紀的經濟及文化發展。然而，二十一世紀的發展證明這個「文化中國」的概念只是一個幻想。

另一方面，一味強調中國身份或「中國性」的多元化，只會形成更多「中國性」。這個做法，只是將「中國性」多元化或甚至取代它，卻不能解決「中國性」的霸權地位問題。事實上，從這個多樣性理論發展出來的多元化、過渡性或反中國的視野只會令「中國性」的文化及國族意識形態更強大、

更霸權、更具壓迫性及支配性。

從這個角度看，一個強調多元身份、把中心與邊緣對掉的後現代或後殖民政治只會鞏固而非推翻現時支配的機制，亦不會具足夠的「顛覆性」。所以，我憂慮將「中國性」多元化只會擴大，甚至鞏固「中國性」的概念。

在我看來，「中國性」是中華民族的主導符號，也是一個沒可能被充分解釋的空洞符號。只要沒有辦法將其內容具體化，所有人都可以在某程度上填上不同的內容。中國身份的複數化或多元化，以及對抗中原性的嘗試只會為廣泛意義的「中國性」帶來更多選擇。這不單不能提供任何精確的結論，只會隱藏「中國性」是空洞概念的事實。所以，如果「華語語系」是發展自「中國性」的概念，「它可以走得多遠？」是我的疑慮。

我忘了在開始時說明，我的報告很短，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華語語系」的理論，我建議大家讀一讀史書美教授最近期著作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所以，若果「華語語系」這個名詞是發展自「中國性」的概念，我的問題是，它能在甚麼程度上走出「中國性」的框架？我更擔心的是，它是否能真正對抗霸權或中原主義？對我來說，內在的越界比外在的越界更有效力。「法語語系」的理論早已被法國國家挪用，來增加它在全球的文化影響，「華語語系」怎會不被崛起中的中國利用？「崛起中的中國」不單指政府機關，也包括希望藉軟實力去鞏固國家在全球影響的個人(包括我們學術界)、知識份子或其他非官方組織。所以，我顧慮的是，中國學者將會怎樣利用「華語語系」理論去鞏固中國文化霸權。

回到這個「華語語系」與香港文學的關係，史教授的論文提到，對於那些在九七回歸後居住在香港的人而言，香港文學可以被理解成一個「去殖民化」的項目。但是，我們要從香港過去十年中識別出「去殖民化」的時刻，其實是很困難的。英國殖民地政府統治架構不單依賴政務官的管治，也依賴政治機關與商界的緊密合作，以及普選的欠缺。在後殖民時期的香港，這些政治結構仍然存在，甚至強化了。出身自政務官及服務了殖民地政府三十餘年的行政長官曾蔭權的委任更加強說明了這點。所以，我以為史教授將九七後的香港文學亦定位在殖民地的框架內思考，是合理適當的。殖民地架構仍在，莫說是香港文學的殖民特色了。雖然中國政府經常以愛國名義行事，但北京顯然無意要去除英國人創立的「優良」殖民地政府管治體系。

我最後的問題是，若果我們嘗試反省「華語語系」的理論，那不應只是將理論套用在香港文學上，反而應該將理論與這會議上幾位討論香港文學歷史的講者的意見連起來。換句話說：我們怎樣可能在研究香港文學的過程中，將「華語語系」歷史化，找出它的歷史時刻？※